

说有易 说无难

郭 华

明末小说家冯梦龙（1574–1646）在《警世通言》中还说了一个故事：

苏轼从湖州知州任上回到京城，前往相府拜会王安石。在外书房等候接见时，无意中看到书桌上有一方端砚，压着一方素箋。苏轼拿起来观看，是一首尚未完成的诗，题目是《咏菊》：“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认出王安石的笔迹，心中暗想：这王安石也是江郎才尽了，想当年下笔千言，如今连一首诗也写不完完了，只有两句。待到读过之后，更是不屑：就连这两句也是乱说。因为苏轼知道诗中的黄花即是菊花，菊花深秋盛开，无惧秋霜。即使最后焦干枯烂，花瓣也不会掉落，“吹落黄花满地金”不是乱说又是什么。于是，忍不住提笔，在其后续写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回家见到苏轼的续诗，非常反感，奏明皇帝，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到了重阳之际，连日大风。一天风停后，他邀请好友到后园赏菊。只见一阵秋风吹过，菊花的花瓣纷纷掉落，满地金黄。这时他想起给王安石续诗的事来，不禁目瞪口呆，半晌无语，恍然悔悟到自己错了，原来天下真有落瓣的菊花。

《警世通言》是小说，这件事不可当真。更何况苏轼出任黄州团练副使时，王安石已经退居金陵。而且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为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新党欲置之死地，是王安石上书神宗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得以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由此可见，苏轼去黄州不仅不是王安石的报复，恰恰是王安石的营救，才

使其得以摆脱被处死的厄运。

但是，这个故事却蕴含着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说有易，说无难。世上有落瓣的菊花吗？说“有”，你只要找到一朵就能证明；说“没有”，你必须看遍所有的菊花，才能作出结论。

“说有易，说无难”，出自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文章。王力教授年轻时就读于清华大学，在梁启超和赵元任两位大师的指导下，撰写了论文《国古文法》。针对论文中的某些论证，赵元任先生批道：“言有易，言无难。”意思是说，你要肯定有某种东西存在是比较容易的，可你要否定某种东西的存在则是很难的。特别是搞语言研究的，你要说某个时期存在某种语言现象，你只需要在那个时期的一本书中找到几个例证即可；反过来，你要说某个时期不存在某种语言现象，你就要穷尽那个时期所有的典籍，才敢说那个时期在书面语中没有该语言现象，还不敢保证那个时期的口语中没有。从此，“说有易，说无难”，就成为王力先生治学的座右铭。

对于“说有易，说无难”，我体会最为深刻的是20世纪90年代，考证安平县城村党支部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要想证明它不是第一个，非常简单，找到一个成立时间早于它的就可以了。而要证明它是第一个，就必须把全国所有省（区、市）成立时间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全部考证，逐个排除，最后确认没有一个早于台城特支，才可以说台城特支是全国第一个。这个过程中漏掉一个省份都不行。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歌星甄妮的《鲁冰花》风行一时。我不会唱歌，但我喜欢听歌，尤其喜欢记歌词，

可我始终弄不明白“鲁冰花”是什么意思。那一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同党支部的徐爱莉同学是福建人，她从美国留学归来，时任广西桂林行署专员。有一次课余时间我向她请教：鲁冰花是不是英语的音译。一位前来看望她的福建老乡插话说：鲁冰花就是我们客家方言“路边花”。我恍然大悟，歌中唱道“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没娘的孩子不就是像路边的花一样吗，任凭风吹雨淋。无人呵护。原来鲁冰花不是一种花的名称，只是一种比喻。后来我把这件事写成文章发表，20多年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在网上看到，真的有一种花叫鲁冰花，因为它的根系有固肥的作用，可为茶树提供充足的氮肥，在中国台湾省的茶园广泛种植，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母亲花”。“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用鲁冰花代称在天堂的母亲，非常生动贴切。由此我更加知道说有易，说无难。说鲁冰花不是一种花，只知道自己熟悉范围内的花卉还远远不够。当然，鲁冰花在客家话中确实叫作“路边花”，但并不是用来比喻生长在路边的花，仍然特指鲁冰花。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常常受到各种局限。这些局限源自认知、思维、眼界、阅历乃至地域、时代等等原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上一直盛行“中国贫油论”，当时的地质学界普遍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能产出石油，而中国大多属于陆相地层，不可能产出石油，国内的一些地质学家也认同这个理论。可李四光根据自己研究多年的地质力学的构造理论，坚信中国的地下有石油，并且用10年时间勘探出了中国的

大油田。我们所熟知的大庆、胜利、大港、中原等许多油田，都是在新生代、中生代陆相砂岩地层中找到的。这个现象说明，要创新，要发展，就必须努力突破局限，不轻易断言某种事物不会有，或者不可能有。你不知道的，并不代表没有。暂时还没有发现的，并不代表永远没有。

“槐绿低窗暗，榴红照眼明。”这是宋代黄庭坚的诗句。国槐的叶子是什么颜色的？大概从古至今无人不知是绿色的。可是，20世纪90年代，在深县（今深州市）北四王村冯振波苗圃里，出现了两株黄色的国槐树苗。有心的主人不仅没有拔掉这两棵不正常的“病菌”，而且精心管理、精心培育，把树苗的变异特性保留下来。一边用它的枝条嫁接，一边采集种子育苗。从此，有了黄色叶子的国槐。过去秋天才能看到的树叶金黄的风景，现在春天就可以看到。不到30年的时间，“金叶国槐”已经遍地栽培，给大地增添了亮丽的色彩。谁说国槐只有绿色或者只能是绿色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决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创新就必须要有创新思维，而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就包括差异性思维和探索式思维，也就是要不断地突破经验局限、眼界局限、认知局限，敢于探索未知的事物。

王力教授80高龄那一年，有人向他请教做学问的经验，他依旧语重心长地道出：说有易，说无难。

（来源：《乡音》）



花明泉村：会稽山麓揆文奋武的江南古村

8月14日，诸暨市赵家镇花明泉村村民在村内乘凉聊天。花明泉村坐落于会稽山麓，发源自山中的黄檀溪绕村而过。群山、溪水、稻田与粉墙黛瓦的古宅，一同绘就了古村静谧的田园风光。位于浙江省诸暨市赵家镇的花明泉村由花明泉、夏湖、后京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村域面积644公顷，总人口3400余人。绵延的会稽山为花明泉村提供了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黄檀溪灌溉了村里的千亩稻田，连片的山麓方便了香榧、樱桃、黄桃等各类经济作物的栽种。据村志记载，花明泉村建村于明代洪武年间，是一个拥有六百余年历史的古村。2023年，花明泉村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行走在花明泉村，随处可见古村深厚的历史纹理。目前，花明泉村拥有保存完好的古祠堂3座、江南传统风貌的古宅院16处，还有古井、石板步道等生活设施。花明泉村北侧的稻田畔有一座村中大姓何氏的祠堂惺善堂，何氏先人曾将这座祠堂作为花明泉村小学教学的场地，沿用近百年。花明泉村人何燮侯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的故居也依旧保存完好。村民用保护历史的朴素方式，传承着花明泉村尊师重教的文风。

花明泉村的另一处古祠堂承先堂现在是村里的武馆，也是村民练习“赵家拳棒”的场所。花明泉村是浙江省级非遗项目“赵家拳棒”的主要传承地，武术也是花明泉村男女老少普遍参与的一项运动。每天夜晚，村民都会聚集在承先堂内习武、交流。

花明泉村的村民一直保持着慢节奏的田园生活。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为更多来到这座古村的旅行者，讲述花明泉村六百年来揆文奋武的历史故事。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大运河组诗(新韵)

刘县生

牧羊人	集市
嫩草晨曦露水假， 谁家老者放羊归。 长鞭梢处听尘土， 短树蓬间跳画眉。 古语才说炊酒去， 今朝又见牧歌飞。 亭前且饮小河道， 更喜羔儿肆意肥。	熙攘墟头盛况潮， 岁丰贸易聚商饶。 青蔬肉铺杂粮果， 白布车行佐料椒。 最爱书摊沽旧卷， 便随文字到前朝。 逢得知己欣欣乐， 把盏三壶义气高。
耕读人	旭日
灌短蔬禾五寸园， 息闲诵读牧诗篇。 谁家黑发勤学早， 此处黄楼好赋闲。 孺子观书凌世界， 先生杖来问人间。 东篱稼穡殷实日， 舞起文章赛老仙。	堤上登临鱼肚白， 初分混沌紫氛来。 金轮灿烂华光覆， 银露晶莹翠玉排。 浅水依然蒿草映， 苍榆已是墨花开。 乾坤万象今时起， 物我逍遥两不哀。

父亲的茶壶

刘兰根

父亲一生爱喝茶，他喝的只有一种茶，茉莉花茶。

家里的茶壶最早是一把带提手的老茶壶，圆柱形，盛水多。没有暖瓶的年代，奶奶烧了开水倒进这把瓷壶里，放进“壶帽”里温着。壶帽是用棉布做的长方体形，里面絮着厚厚的棉花套子，上面放一块硬板做成的盖子，盖子也用絮了棉花套子的棉布包着，可以保温。后来，母亲用积攒了几年的废品换回了一个带花的小白茶壶、四个茶碗，放在搪瓷盘子里。那壶嘴是弯的，倒水更方便。家里来了客人或者邻居来串门，父亲总是要沏上一壶茶水，热情招待。那时候的农村老家，并不是家家都备有茶叶的，来人喝茶喝得都特别高兴。父亲是兽医，在乡邻们算是见过世面的场面人，他从来不会让家里缺茶。

夏天里，父亲从来不喝凉水，每天中午都要喝茶。家里中午烙了饼，几乎从来没做过汤，沏一壶茶，解暑又解渴。

有一年麦收时节，父亲在地里打坯，母亲把茶壶茶碗拿到地里，车兜里放两只盛满开水的暖瓶，在地里、在场院里也能喝到热茶水，更是别有滋味。

后来我也爱上了喝茶，但是我不喜欢用茶碗，我摸摸那茶壶不烫手了，就拿过茶壶，嘴对嘴喝。那茶水混着茶叶在壶里咕噜咕噜响，我好不惬意，父亲一点儿也没有嫌弃我。

我参加工作后，那把茶壶已经越来越旧了，花色变得很浅

了。壶盖上的提手是一个小圆珠，不知道哪一天碰掉了，父亲心疼不已，但他还是舍不得丢弃这把壶。他找了一截细铁丝，弯个弯折进去，继续使用。我学着城里的样子给父亲买了粗口的玻璃水杯，还带过滤茶叶的漏网，可是父亲说用不惯，一直没有打开过。给他买好点的茶叶他不要，非说喝了肚子疼。午睡醒来，他坐在三屉桌前，沏一壶茉莉花茶，一碗一碗喝，一壶茶喝完，立刻精神焕发，又骑上自行车走村串乡出诊去了。父亲出诊有时半天回来，有时转好几个村要一天才能回来，但是他出门从来没带过水杯子。他觉得那不是农村人的做派。父亲人缘好，为人热情实在，出诊遇到熟户口，人家会沏上一壶茶招待父亲，父亲就高兴地坐下来，与对方边喝茶边聊天，他喜欢这样的氛围。

有一年，父亲得了先进，单位奖励父亲一只保温杯，枣红色的瓶身，白色的不锈钢瓶盖和把手，内胆是水银胆，特别漂亮。那时候农村还没有见过保温杯，父亲觉得这保温杯非常名贵，实在是舍不得用，就让母亲放到衣柜里。母亲过些天就拿出来看看，仍是舍不得用，怕磕碰，母亲把保温杯放到了衣柜更隐秘的地方。

30多年后的今天，父母已故去10年，久不住人的老屋内，那把铁丝提手的茶壶还在，清理多年不用的衣柜，发现那枣红色的保温杯还静静地待在衣柜的一角。

雾里湖山胜江南

晨雾中的大九湖



孙犁故里念孙犁

杨万宁

孙犁故里——安平县孙遥城村距离我生活的冀州小城不过100多公里，此生为身边有这样一位文学大师而骄傲和自豪。然而，安平、冀州两地虽同在衡水市域内，六十多年里我却没有去过那里，直到2024年7月26日，才第一次踏上我一生敬重和崇拜的孙犁先生故里的土地。

这一天，阳光明媚，天空蔚蓝，新修的公路笔直平坦，两边茂密的青纱帐一望无际，远处的村庄时隐时现，掩映在冀中平原的浓绿之中。驱车行进在滹沱河南堤上，思绪万千——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觉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内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这是我少年时代第一次读到的孙犁先生《荷花淀》里的文字，至今还能背诵出来，当时以为是一篇散文，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篇小说。我被他清新鲜活、灵动而又充满诗意的文字所打动，也就是从那时起，在我的心里埋下一颗文学的种子。此后，又陆陆续续读了孙犁先生的一些作品，如《芦花荡》《风云初记》《白洋淀纪事》等。这些作品虽然诞生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个烽火连天、波澜壮阔的时代，却能以淡雅疏朗的诗情、明丽流畅的笔调、隽永清新的风格，为我们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战士和劳动者形象，如同时代和社会的一幅幅历史风俗画，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主义精神。

悠悠思绪中，车子已驶入安平县大子文镇孙遥城村，孙犁故居映入眼帘。故居位于村庄正中，坐北朝南，大门上方有莫言先生亲笔题写的“孙犁故居”四个大字，在阳光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1913年5月11日，孙犁就出生在这个院落里，父亲为他取名孙振海，上学后改名孙树勋。故居为典型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冀中平原民居特色，建筑风格为外院套内院的四合院形式，整个院落由青砖砌成。内院建有正房三间两跨、东西厢房，正屋门西侧一棵老槐树枝繁叶茂；东侧是一棵石榴树。外院建有佣工房、牲口房、磨房、门房、大车棚和大门、二门等设施。

正房客厅里，朱红色的条案上是孙犁先生的半身铜像，笔墨纸砚规规矩矩摆放在八仙桌上，六把朱红色木椅依次放在桌子附近，整体环境肃静而整洁。后方墙上，挂着一幅大公鸡立于石头上的国画，一副对联挂于两侧：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四周的墙上，还有铁凝、王蒙、贾平凹、徐光耀等作家名人为孙犁故居题赠的条幅。

西厢房是孙犁先生当年居住的房间，他曾经用过的被褥、衣服和鞋帽，整整齐齐地地密封在玻璃柜内供人参观。屋子的北墙上，悬挂着孙犁夫妇二人的合影，还有和四个孩子的全家福。一条北方农村特有的土炕，一张红色的炕桌放在中央，土炕的一头是一个老式的卧柜，上面整齐地放着几条被子和那个年代常见的圆形枕头。有意思的是，屋顶和炕沿上糊着许多《大公报》报纸。讲解员说，当年孙犁高中毕业后回村后，央求母亲为他订了一份《大公报》，报纸看过以后也舍不得扔掉，一部分糊在屋顶上和炕沿边，确保在屋子里躺着或坐着都能看到这些报纸。睹物思人，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位孜孜以求、刻苦学习的青年形象。由此想起自己的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我也曾让祖母为我订阅了《诗刊》《文学报》《星星》《萌芽》等文学报刊。那时的孙犁正

担任《天津日报》副刊副科长，并参与编辑《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可惜，那时我没敢与先生联系。

东厢房是孙犁父母居住的房间，和孙犁夫妇的房间并无二致，几件枣红色的木质家具，一条土炕。孙犁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质，一生勤俭朴素。作家铁凝曾经写过《孙犁老师的套袖》：“夜深人静时，我又想起孙犁老师的套袖。我仿佛看到他又坐在那张靠窗的旧桌前，双臂戴着那整洁的青色套袖，开始伏案写作，领略文学这平凡而又复杂的劳动中的喜怒哀乐。”在这里，我也看到了那两只洗得发白的套袖以及他曾用过的拐杖和“粮油证”“供气本”等各种票据。这种简朴的作风贯穿了孙犁先生一生。

内院东屋是“孙犁创作生平展厅”。正对门口，是孙犁书写的座右铭手迹：“文艺之道，忘我无私；人心所系，孜孜求之。”短短十六个字，道出了这位人民作家写作的初心和理念。孙犁先生是解放区文艺界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其开创的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成就了一大批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著名作家。

内院东屋是孙犁的书斋“耕堂”。先生生前伏案写作的旧书桌和老藤椅、空白的方格子稿纸、流出无数优美文字的钢笔、陪伴他生活的收音机……静静地等候着主人。一个玻璃柜里，有一个红漆脱落褪色的小木椅子，安平县文联主席王彦博说，这可不是普通的椅子，当年孙犁在天津家中书房会客见人，大都是他坐在旧式藤椅上，而客人坐在这个小木椅子上，许多文化名人都曾坐过。

故居外院西侧是孙犁作品碑林。一块块黑色的大理石上镌刻着孙犁部分著

作的概要，包括《荷花淀》《风云初记》《铁木前传》《津门小集》《晚华集》《书林秋草》《芸斋小说》《书衣文录》等，这些载入中国文学史的作品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1991年，78岁的孙犁在其散文《故园消失》里写道：“这件事（指捐出三间老屋，建设村里小学）结束了，至此，老家已经是空白，不再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标志着父母一辈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生活志趣、生活意向的结束……”结尾处，先生感叹道：“嗟乎，思乡之念，不绝如缕，故园柳色，梦绕魂牵。”2002年7月11日，孙犁带着对故园的无限眷恋在天津溘然长逝。

走出孙犁故居，我让同行者在大门口为我拍照留念，对面墙壁上书写的两句诗吸引了我的目光：“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这是孙犁先生的两句诗，从中能体会到先生对故乡的无限深情。先生心系滹沱，梦恋故土，一如既往地为家乡的发展进步放歌文坛，而家乡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游子。2014年以来，安平县在孙犁老屋原址上复建了现在的孙犁故居；在安平中学建成了孙犁广场，孙犁图书馆，雕刻了国内第一尊孙犁汉白玉立像；2024年又在故居后身规划修建了占地2000平方米的“梦归园”主题文化公园。今年7月11日是孙犁先生逝世22周年纪念日，“梦归园”主题文化公园落成开放，孙犁夫妇的合葬墓迁来家乡，十五位来自京津冀的孙犁后人及近百名家乡父老，在这里举行了简朴又隆重的“孙犁夫妇骨灰安放仪式”。

走进主题文化公园，一块大石头上镌刻着由“小兵张嘎”之父、百岁老人徐光耀先生题写的“梦归园”三个大字。放眼梦归园，云松挺拔向上，塔松绿意盎然，银杏枝叶繁茂，玉兰洁白如玉，紫薇、碧桃、金叶白蜡等多种植物、灌木错落有致，古色古香的六角文华亭矗立中央，孙犁夫妇的合葬墓静卧在绿树鲜花丛中……孙犁先生漂泊一生，终于魂归故里，叶落归根，依偎在父母身边，在故乡的怀抱里甜甜地睡了……